

【有所思】

像滚元宵一样的团圆



□高绪丽

现在想来,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在父母身旁过的年,最有过年的样子。

寒假从临近小年起,待到过完正月十五后开学,这期间,时间好像是从外祖母嘴里蹦着跳着跃到了墙上贴的日历上。来到正月里,一些被裹着彩色糖纸的崭新数字又欢快得好像珠子一般,散落到了日历新的纸页上。它们都不曾言语,却飘进了我的耳朵里,那些旧日子和新日子糅合到一起,成为轻轻吟唱的歌谣。以至于到现在,我仍常常会想起我的整个寒假都像是在过年,像歌词里唱的那样,欢欢喜喜过大年。

我睡觉的屋子里放有一个闲置的橱柜,快要过年了,橱柜里总会有大包小包我爱吃的糖果和瓜子。临出门前,我会偷偷抓几块糖装进兜里,然后跑去找同伴玩。太阳底下,我与同伴们互相交换好看的糖纸,我们常常为了得到一张好看的糖纸而开怀大笑。那时,简单的拥有可以引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。而幸福有时也会越滚越大,是我长大以后才懂得的。

母亲每天忙忙碌碌,打扫卫生,置办年货,还会抽点时间带我去买新衣服。我们头顶寒风在一个个卖衣服的摊位前打量,我手指一套巧克力颜色的西服示意母亲,卖衣服的阿姨见状忙不迭地把衣服拿来给我试穿。那年我穿新衣服出门拜年,有位亲戚当面数落母亲给我打扮得太老成:一个

小女孩穿这样颜色的西服,显得老气横秋。母亲却只淡淡回一句:孩子喜欢就好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如此回答,我不敢相信这句话真的出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儿花的母亲,也是从那天开始,我告诉自己,无论怎样我都要做最好的自己,那样母亲才会真的开心。

大年三十早上用大米与红豆熬隔年干饭,中午用新打的面粉擀手擀面,称为“串钱串”,大年初一拜年,蒸年糕,然后就是数着日子走亲戚。出门走亲戚的时候,我缩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,寒风里,父亲的结实后背好像一座不大的山,为我挡住呼啸而来的冰冷的风。

正月初二去父亲的舅舅家拜年,初三去外祖母家拜年,初四去姑姑家拜年,我们热热闹闹相聚,然后挥挥手告别。那时候,相聚时的欢笑和别离时涌上来的惆怅常常令我不安。我跟母亲喋喋不休,嚷嚷着下一年一定要早点出门走亲戚,那样我就可以跟亲戚家的姐姐多玩一会儿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,长大后的每一次家人相聚都会伴着长久的别离,不知道我就是在一重重的相聚与别离里慢慢体会到家的意义。现在的我面对离合早已不敢大声声张,我会偷偷在每次相聚时提醒自己要好好珍惜,面临离别又会默默祝福。

来到正月十五,过年接近尾声,我也可以吃外婆亲手做的滚元宵了。把烘好的黑芝麻拿到石磨上碾碎,然后放糖加油拌馅,再将拌好的芝麻馅团成一个个小圆球,放进大筐

箩里,筐箩里提前铺了一层糯米粉,一前一后抖动筐箩,让芝麻球在糯米粉里像滚雪球一样有节奏地滚起来。外婆滚得一手好元宵,眼看着小小的芝麻球在糯米粉里被滚成一个个有模有样的元宵,我的小心事也像被裹了厚厚一层蜜,甜得化不开。后来,我再也吃不到外婆亲手滚的元宵了。有一年正月十五,我跟同学一起坐车去城里,在城里最大的北市场边上,看到有好几个大机器在路边当场滚元宵,机器一响,无数的芝麻丸子在糯米粉里快速溜圆变大。机器“嗡嗡”作响,它的前面围了一大堆站着看热闹的人,我也站在人堆里一动不动,毕竟我们都爱那滚元宵滚出来的团圆圆。

这些年,市场上很难看到有人现场守在机器旁滚元宵了。今年正月十五,我找出大筐箩,凭着当年看过的外婆滚元宵的记忆,开始亲手滚起了元宵,看着一个个小小的芝麻球在一颠一簸里越滚越大,我的眼睛里慢慢团起一层雾。

“通过持续的信息循环实现自我修正的过程也是实现闭环的本质过程。”这一刻,我忽然想起书里曾经读过的这句话。这一刻,我想起除夕夜里准时响起的新年钟声,想起过年回家团圆与年后的启程奔赴,想起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,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。

像滚圆圆的元宵一样的年,就这样来了,走远了,又来了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住在血脉里的人

□李晓

今年春节,老家的发小罗大哥带上家人,从天津回到故乡城市过年,高龄的父母都还健在,热气腾腾的饭菜中,亲情的暖流是最浓郁的年味。

罗大哥与亲人们几年前建了一个家人群,每天在群里最活跃的就是他的老父亲,按时问候早安、晚安,频频发送保健信息,遇到过年过节就慷慨地发红包,还在群里鼓励在天津成家的孙子孙女赶快生育二胎。他的老父亲退休前是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,他当这个家人微信群的群主,好比当年担任车间主任一样,管理、指挥着十多号人,操作按部就班,不差分毫。一向威严的父亲,在群里感觉很充实、很有成就感,他还像以前一样随时调度、获取群里亲人的消息,甚至发号施令。

但今年春节回家,罗大哥突然发现,父亲变得让他感觉有些陌生了。比如,父亲常怔怔地望着他,幽深的目光仿佛要把他吸进去。母亲嘀咕着说,父亲夜里要起夜六七次,有时深夜起来不睡觉,就坐在床头发呆。有一天,父亲突然拉住罗大哥的手,问了一句话:“儿子,下辈子,你还做不做我的儿?”这句话让罗大哥的心猛地一惊。罗大哥对我感叹说,怎么突然发现父母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垂暮之年?这些年他一直觉得,父母始终在原地等着他,他在异乡时,脑子里闪现的父母,也大致是他们50多岁时的样子,这是一种记忆的顽固定格。

我有时也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受,就是大脑中恍如电线短路,瞬间陷入了记忆的黑洞。在这种短暂的黑暗中,我甚至记不起一些亲人的面容。

或许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,总觉得我们的亲人放心地在那儿守候,为我们做着顽强忠实的抵挡。而且,我们往往把最坏的脾气、最难堪的一面展示给亲人。

父亲还健在时,我与年迈父母的相处也很少,有时还以各种理由搪塞、敷衍他们。有一天我告诉父母第二天要回家吃饭,母亲半夜摸索着起床,用蜂窝煤炉子炖了一锅肉,结果第二天我去了一个朋友那里喝酒,早忘了这件事。一直到晚上8点多,母亲才小心翼翼地打来电话:“儿啊,你忙完了吗?我和你爸还在等你回来吃饭。”我当时喝得正酣畅,对母亲说,回不去了,我在接待一个重要客人。母亲连声说,好,好,儿啊,客人更重要。

有时候我们可以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敞开心扉,对亲人却敬而远之。我的姑姑年老以后,我好像没有和她好好谈过一次心。我偶尔买一点水果去看望她,她双眼放光,拉住我的手,示意我好好陪她聊一聊。有一次,姑姑把猪脚都炖好了,朋友喊我有事,我赶紧告辞离开,姑姑拉住我的手,哆嗦着说:下次来啊,还有一个猪脚给你留着。一年后,姑姑在乡下老宅去世。

当我情绪低落,或感到心里受了伤时,我就到父母家去,默默地坐一会儿,吃一顿饭就走。这么多年了,我和父亲还没有一次热烈的拥抱。有一次我喝了酒,对父亲说:“爸,我心里有你。”父亲竟表现得很羞涩和惊讶。母亲常常天不亮就起床,在阳台上默默独坐。我不知道母亲在担心和牵挂着什么,也从来没有好好听一次母亲的唠叨。

亲人们熟悉又陌生。他们是和你最亲近的人,哪怕你落魄了,也永远不会抛弃你,所以你往往不太在乎他们。直到有一天,就好像天一下就黑了,亲人们老了,或者失去了表达能力,你才痛心地发现,你了解他们、抚慰他们的机会,实在是太少了。

我奶奶是90岁那年走的。走前那几年,她已经连我父亲也不认识了,常称呼我父亲为老家的“宋会计”。我偶尔去看望她,有次发觉她认出我来了,一直拉着我的手,生怕我一下子消失。那一瞬间,我才明白了亲人的含义,他们时时念着你,哪怕是记忆消失,也依然在倾诉着血脉里的思念。

珍惜亲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吧,至少,不要让他们在我们心里变得陌生,甚至走远。相见与陪伴,这是我们对亲人的善待,他们,一直在我们的血脉上游奔流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憨憨的面灯

□魏益君

每年正月十五这天,日头还老高,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蒸面灯了。

面灯是不要什么模具的,全凭母亲的一双手。她揪下一块面团,在掌心搓搓揉揉,不多时,一只小兔就有了雏形。两只长耳朵是用面片剪的,要剪得薄薄的、翘翘的;眼睛呢,就按两颗泡涨的红豆,红红的、亮亮的,透着那么一股子机灵劲儿。我蹲在旁边看着,大气也不敢出,生怕惊扰了母亲的创作。可母亲偏偏在这个时候停下来,把面团往我面前一推:“你也来捏一个?”我哪里会捏,总是把小狗捏成了“胖猪”,母亲却不恼,把我的“杰作”也小心地放在

笼屉上,说:“歪有歪的趣儿。”

最有趣的是给面灯安“灯盏”。每个小动物的背上或者怀里,都要捏出一个浅浅的窝来。母亲说,这灯盏是盛福气的,油燃尽了,福气就留在面灯里了。蒸笼一上灶,厨房里就热闹起来了。白蒙蒙的蒸汽裹着甜丝丝的面香,从锅盖的缝隙里挤出来。这时候,我总是忍不住掀开锅盖看一眼——只一眼,就被蒸汽迷了眼。迷迷糊糊里,那些小动物都胖了一圈,越发憨态可掬了。

等到月亮升起来,面灯就该点亮了。母亲把一个个面灯端到院子里的石桌上,小心翼翼地往灯盏里倒油。我负责插灯芯,一根根短短的秫秸皮,一头裹上薄薄的棉花,插在油里。火柴一

划,小小的火苗就跳起舞来。小兔子的眼睛让火光一映,越发红了;小狗蹲在那里,像守着满院的月光;我的那只“胖猪”呢,背上驮着一豆灯火,越发显得憨憨的。火苗微微颤着,显得满院的影子也活了起来。

夜深了,灯火一盏盏熄了。母亲把面灯收起来,第二天切成片,用油煎得金黄金黄的给我们吃。那面灯经过一夜的浸润,又香又糯,咬一口,满满的都是元宵夜的暖意。

如今想来,母亲蒸的面灯,分明是开在元宵夜的花,是沉甸甸的麦穗变的,是胖乎乎福气变的。它们憨憨地蹲在石桌上,蹲在月光里,也蹲在我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,年年元宵,都要亮一亮。